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序

撫本禮記鄭注者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今爲元和顧千里之從兄抱冲氏所藏予轉借影寫一部又慮其僅存之易絕也以墨於板仍取世行各本校讎出入爲之考異凡經文與開成石本每合明嘉靖時有單行經注本又相臺岳氏有附音本互相不同撫本爲近之矣又明南雍有附音注疏本乃俗本之祖而譌舛滋多今所論說祇以明是非差隱者至於撫本既是而又較然易知不更詳著或各本以外於正義釋文具得顯證則稍稍載之與夫本並無誤而後人不察輕爲譚議致生枝葉若柯山毛氏之輩連類所及亦刊正焉願將來治此經者有以覽其得失也嘉慶十一年八月陽城張敦仁序

南雍本世稱十行本蓋原出宋

季建附音本而元明閒所刻正德以後遞有修補小異大同耳
李元陽本萬厯監本毛晉本則以十行為之祖而又轉轉相承
今於此三者不更區別謂之俗注疏而已近日有重刻十行本
者欵式無異其中字句特多改易雖當否參半但難可徵信故
置而弗論其北宋所刻單疏見於玉海卅九卷有成平禮記疏
一條云二年六月已巳祭酒邢昺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是為
正義元書未知今海內尙有其本否曲阜孔氏別有宋槧注疏
本每半葉入行經字每行十六注及正義雙行小字每行廿二
每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云云亦七十卷計必南宋初所刻向
藏吳門吳氏惠定宇所手校戴東原所傳校者卽此也與日本
人山井鼎所據亦為吻合而彼有缺卷矣惜今
未見將屬孫淵如就近借出行且更刻之附記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五

學海堂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

陽城張觀察 敦仁 著

卷上

曲禮上

岳本十行以來本皆同此唐石本無上字嘉靖本亦然案有者出於正義無者出於釋文各見本書又案但於

下題之自足分別不必預題上也釋文是矣檀弓雜記同

注晉舅犯

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舅皆作咎

釋文作咎案今正義中

分爭辨訟

唐石本初刻辯後改同此釋文作辯案禮之用字以辯為

徧其辯訟字作辨乃相別此唐石本必磨改之意也嘉靖本同此岳本作辨非俗注疏本辨辯多錯互尤誤

供給鬼

神唐石本初刻同此

是故聖人作

唐石本故作以

注尤輕佻志利

各本佻作

桃唯傳校葉鈔釋文作佻與此合

二十曰弱

唐石本二十作廿下三十作卅餘盡如此案此五經文字所謂廿今

以爲二十字也他本皆不

注安定其牀衽也

嘉靖本岳本安定皆作定安山井鼎

所據宋板注疏亦然

注爲其失子道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

讀定字逗安字下屬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一

不衣裘裳便易

案正義云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云注武謂

每移足各自成迹

注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注武字當作布蓋上句

今案其說非也此注揔解布武亦不容單舉布字乃衍武字耳

是必加帶於箕上

唐石本初刻于後改注宜問其安否無恙案

文以不恙作音正義云宜問路中寒熱無恙是釋文本作不正

義本作無也當皆無安否二字山井鼎曰古本無此二字即據

正義去之耳又下篇注謂道毋勦說岳本勦作勦岳所改也本

中無恙亦正義無釋文不

從力唐石本亦從力五經文字力部云勦見禮記經典之字類

皆假借惡容執勦勞一訓輕議改易且勦字說文刀部所無岳

所改注睇盼也

盼當作眇此撫本之誤毛居正曰眇作盼誤釋

者其監本也誤與此同經典相承隸注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

省眇作眇見五經文字今各本作眇

之禮案正義復舉此注無土字又其上云今此明卿大夫與客

文宜放公食大夫禮則此句正義本無土是也其連言卿者上

大夫卿耳又案賈疏公食大夫引此注有土字或當時有二本

不降等則先祭十行以來本注憂不在私好十行以來本

衍情不正之言五字嘉靖本亦然因岳疾止復故唐石本初刻

本取正義語附載之遂誤入鄭注耳各本把作把釋文作把蓋據之改也儀禮

同此案初注附杞中大射注附弓祀也嚴州本字亦從木與此正

刻誤也同皆於釋文不注取其鐫地俗注疏本地作也誤下句取其鐫

合乃宋時俗作注取其鐫地同詩小戎正義所引兩字皆作

地可證凡嘉靖本岳本注聘禮曰君有言君當作若此撫本之

及十行本初刻皆未誤注聘禮曰君有言誤各本誤與此同唯

山井鼎所據宋板注如享禮各本享作饗誤山井升降不由阼

不誤今未見也注如享禮鼎所據不誤與此同注皆謂

階唐石本磨改阼字頭有創則沐唐石本初刻磨後改注皆謂

其初刻不可辨傷恩也謂當作為此撫本之誤釋文以皆為作音前有摯獸唐

本初刻驚後改同注大夫有名惡正義云熊氏云石字誤當云

此案初刻誤也注大夫有名惡大夫有名惡云云案據此則

正義本是石字今各二名不偏諱毛居正曰偏本作偏與遍同

本乃依其說改正也二名不偏諱注云云正義云云今本作偏

非也云云今案毛說非也唐石本作偏不作偏釋文不為此字

作音以前後偏字音相例可知此作偏矣正義亦無作偏之意

里馬堅屏卷二十一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二

其鄭云不一一諱者乃以一解偏蓋一一者皆偏有其一者也

毛誤讀注及正義造此臆說又引舊杭本柳文以實之不知柳

自作偏唐律謂之偏犯疏議云偏犯者謂複名而單犯舊杭本

特譌字耳岳氏公革例踵其說云合作徧又云不敢如蜀大字

本與國本輕於改也是在宋時竟有因誼父之言而注謂二名

輒改經文者其為誤不淺又檀弓下同此文亦可證注謂二名

不二諱也正所校監本亦然今各本不如此注為有事於高祖

案正義複舉此注為作謂是也各本誤與注為謂規也謂當作

此同山井鼎曰古本作謂依正義為之耳注為謂規也猶此撫

本之誤各曲禮下注僻僭倣也僻當作辟此撫本注若子

本不如此路帥爾而對嘉靖本十行本及山井鼎所據皆注扱一一作上

此撫本之誤注皆為自貶損憂民也各本為自作自為誤釋文

各本不如此鼎所據注眾謂軍師軍當作君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正義

與此同引熊氏云祗得死君之師眾可證山井鼎

所據與此注予一人嘉之各本予作余今案各本非也此當經

同亦誤文作余注引韜禮作子前經不敢自

稱曰余小子經固是余字矣後經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疑亦

是余其誤與此經同也此經正義本當未誤故玉藻正義云凡

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者案曲禮下云天子曰余一人予余不同者鄭注曲禮云余予古今字耳蓋古稱予今稱余其義同孔之所言最爲明晰此正義中予字非其舊也釋文本亦當未誤故經余無音注予有音次第在音注皆擯之下云予一人依字音羊汝反鄭云余予古今字則同音餘陸之此言亦謂讀注所引觀禮之子同禮記此經之余也其在儀禮之子仍依字讀羊汝反而無音矣若此爲音經則次第當在上目又必當曰依注音余或曰音余出注始合前後之例今皆不然可知其爲音注無疑唐石本作予乃當時經已有譌者耳如豚曰腍肥以注引春秋賁字爲經字經注遂不可通是其比也而岳本以來復改此注之子以就經失之甚矣山井鼎曰古本經作余又曰注作子與觀禮合彼直據觀禮改注又據注改經耳凡其古本異同之類是者大抵此注祝告至于鬼神辭也各本至作致唯山司草類茲亦聊出之注

俗注疏本草作艸最誤凡俗注疏本相見於卻地唐石本及各字體不同此者大抵臆改今不悉出

撫本之誤又今釋注眾介北面鏘焉各本鏘下更有鏘字誤也文從口蓋亦譌也

正曰鏘作鏘誤興國軍本作鏘是宋監本與此同今案釋文音經鏘鏘云本又作鏘或作鏘同七良反是正文有作鏘鏘注有作鏘焉之木非無出也但正文既從鏘鏘而注仍作鏘則爲歧耳聘禮作鏘士冠禮鄭注云行翔而前鏘焉可見鏘鏘鏘三文

之非有異也毛居正泥鏹為鏹鏹字未得假借之注至親无去

理正義所用本經注皆為踰字與或作者不同

无當作無此撫本注祿謂有德行是案正義云鄭知有德行云云

之誤各本不如此注祿謂有德行是案正義云鄭知有德行云云

衍注婦人之職各本婦上有賤字又云本又有無婦字者以此同案釋

似當是本又有無賤檀弓上顏乎其順也後唐石本初刻積

字者但未敢輒定

泰山其積不磨注言居無常也各本常下有處字唯山井鼎所

改為錯出也

故各本注以孔子不問各本問注耶叔梁紇各本梁作梁此注

據增也

牆柳衣也案此當衍衣字下文飾稍牆置翼注之正注大事謂

葬事也各本葬皆作喪案正義兩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唐石

刻盡後改同此下文然則蓋行乎亦然周公蓋附各本附作附

案初刻二盍字乃依注改經之本也

附與此同案作耐者出於釋文釋文云蓋耐音父是也作耐者

出於正義正義標起止云舜葬至蓋附下附字又三見皆同是

也附葬合葬耐祭合祭二事本別故唐石本從正義本一用附

一用耐也其釋文本合葬即作耐祭字是為假借理得兩通俗

注疏本因其經從作耐者遂盡改正義中四附字作耐是為以
陸改孔失之甚矣後經衛人之耐魯人之耐唐石本仍同釋文
作耐以此經決之正義本蓋亦作耐而今十行以來本正義中
字又為人所改易也至於雜記之耐祭作耐則鄭云讀皆為耐
矣
彈琴而後食之後當作后唐石本作后此飾棺牆置翼各本

有注云牆之障樞猶垣牆障家凡九字蓋他本取正義語附載
之遂誤入鄭注也撫本初刻並無此九字最是脩板時誤於他
本剗擠入之故其添補痕跡今猶宛然山井鼎云古本無此注
九字謹按下注云牆柳衣此注衍文云云與此初刻為同矣注
如攝與俗注疏本攝誤作攝案葉鈔釋文十行本正義中注善

子游言且服岳本此下有也舉者出戶俗注疏本戶誤尸自唐

同注春秋作戌嘉靖本及俗注疏有無惡乎齊俗注疏本無作

至十行本司徒旅歸四布此經唐石本以下盡同山井鼎云古

皆與此同本同今案古本足利本非也唯經文如此本故注云旅下士也

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以明之若經文既有使字方字注

必當云旅下士也布賻布矣何為復贅使下士歸四方之云乎
鄭注字無虛設豈宜有此且經文司徒下既有敬子二字注又

安得單稱司徒以此言之足知其妄不過因正義以司徒為司徒敬子遂輕於竄改耳其實正義所云或者別據他書兼可公襲舊疏本末不具證驗未明尋其意旨專在難皇而已未可遽謂其本之經竟如古本足利本也少儀聽役於司徒正義引司徒旅歸四布亦其本自如此之一證或疑經止云四注何以知其為四方此如觀禮路下四鄭云謂乘馬也彼經四承路下之下故解以乘馬此經四在歸布之間故解以四方望文為解注之通例也文王世子一有元良注一一人也亦其比矣古本之似是而非有如此注曾子言非俗注疏本非注禮祖而讀贈本者附辨以發其凡注主人之吏吏當作史此撫本之誤祖作祖毛居正云作祖誤注主人之吏嘉靖本岳本亦然十行是也此在既夕有明文注主人之吏嘉靖本岳本亦然十行本改為史是矣在既夕有欲人之弗得見也注主人之吏唐石本初刻弗注明文又雜記注不誤也

三斷止之

岳本十行以來本皆同此釋文以上之作音唯山井鼎所據宋板注疏作上今未見嘉靖本作正又止之

注虛之不合

嘉靖本岳本十行本皆同此俗注疏本改合為合案作合之本已見於釋文正義所不必改者

也注椹也

岳本椹作椹是也今注時人間有弁經此撫本之誤也爾雅釋文作椹亦譌

來本亦誤嘉靖本及山井鼎所據宋本間作聞為是注因且字以為之謚且毛居正曰其作

同此也岳本亦同此嘉靖本千行以來本皆作其因毛說改耳
案鄭言且字者前後注屢見又儀禮注亦屢見賈氏所疏具有

明文毛不詳考輒加臆改誤之甚矣山井鼎
所據宋板且下有一字衍耳而且則未誤也
檀弓下 夫入

門右唐石本初刻右下有北面二字後改同此案正義以為禮
本多將鄭注北面為經文者古舊本無廢蔚亦謂非經文

其言之詳矣此唐石本
初刻及改刻之故也
注言在喪伐之際此撫本之誤與監本

同嘉靖本亦然其岳本
十行以來本不如此也
注穆伯之妻各本脫
卒哭曰成事唐石

刻曰誤口
後改同此
注虞禮所謂他用剛曰者十行以來本
注日成事當

作曰此撫本之
誤各本不如此
先王之所難言也唐石本初刻所下
退人若將

隊諸淵唐石本隊作墜
各本與此同
注專猶同也毛居正曰司作同誤建本

專猶同也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若婦女之賓為賓位焉
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之主為主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云云

正義三言同處以釋注之同字其不作司的然無疑建本特注
為譌錯誼父依之非矣嘉靖本十行本皆與此同俗注疏本騰作騰下

禮揚作騰嘉靖本岳本十行本皆與此同俗注疏本騰作騰射
騰送也同案俗本非鄉飲酒義注云今禮皆作騰射

卷二十二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五

義注云今禮揚皆作騰可證也儀禮古文作騰今文作騰見燕
及大射二篇鄭彼經從騰而此注用騰者以訓送之字古文騰
為正若今文作騰是為假借義得兩通賈燕禮疏云騰與騰皆
是送義而其引此注字為騰者取順彼經文又謂騰騰同字也
此正義引彼經則作騰復舉此注則作騰意亦謂騰騰同字十
行本正義中尚未全誤俗本盡依燕禮摠改成騰似是實非者
也又案燕禮注今文騰皆作騰不誤大射注古文騰皆作騰古
當是今耳漢石經大射殘字作騰蔡雖當是今文但未必合於
鄭凡漢人中同習一家而經其子成俗注疏本夫子疾莫養於
字石異者多矣恐難以相決

下唐石本初刻無下字疾上有一字斂手足形唐石本以下各
不可辨後改同此案初刻誤也斂手足形本與此同釋文

以斂手作音是其所自出也前經子游問喪具下此句唐石本
及各本作首彼正義云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露是正義本皆

已此正義云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是正義本皆
作首不作手今案首也足也形也是三事故鄭注彼經以體解

形此經不注者已具於彼也首言上之所始足言下之所終形
言中之所該斂法備此三者士喪可考然則正義作首為是彼

經不見於釋文故唐石本仍作首而各本注敬叔於昭穆以懿
亦仍之以此相決或釋文本彼亦作手

伯為叔父正義云此後人轉寫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
惠伯為叔父云云是其誤而如此者久矣釋文無所

見未詳其本
之若何也
注謂火燒其宗廟
各本火作人誤唯山
使子貢問

之越上注疏本皆作子貢云云今案此於釋文正義無所見唯

唐石本為可據撫本與石本以下同者當是矣嘉靖本十行本

皆作子路蓋出於建本而十行本之祖乃岳氏所謂建本有音

釋注疏也興國軍于氏本今未見就岳所舉注謂賣舍宅以奉

各條訂之絕少是者則可知其非善本矣

喪作宅舍注亦節也止亦節至尺所尚是亦字而俗本并改

為示乃誤子弑父凡在官者唐石本及十行以來本宮皆作宮

之甚者字諸本或為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注衣當為齊嘉靖本十

誤也此撫本之誤即正義所言或本者注衣當為齊行本同此

岳本齊作齋俗注疏本同正義云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案正

義謂齋形近衣壞滅多筆其在者遂成衣字耳不謂初作齋字

壞滅其外而中衣獨在也岳本所改者不得其意釋文云依注

衣作齋音容者禮記經注齊衰之字本亦作齋前已屢見故此

竟據正字說之耳必知齊為是者以鄭據喪服見今彼文作假

借之齊故也五經文字但云齋說文不云見禮記注則張參亦

從作齊之本下注姑姊妹在室齊衰與此注繆讀為木樛垂之

注承接各本仍皆作齊即岳本亦未改矣注繆讀為木樛垂之

皇青巫屏卷二十七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穆

本當作不此撫本之誤不穆垂據喪服傳正義有明文嘉注靖本岳本十行本誤與此同其俗注疏本則已改正也

覲天哀而雨之

案釋文以庶覲作音云音冀本亦作幾音同當是所據之本因改庶幾為覲而庶字長於覲上

誤也曲禮下注云覲已後還上篇注云幸覲也王制注云覲其見新入有所化也皆不言庶此注正義無文蓋未必與釋文同矣

王制

上士中士下士

唐石本初刻中下互易後改同此

注其位爵同小

國在下

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爵字在位上誤案此讀當以其位斷句爵字下屬爵同與下句爵異相對正義

可證

注十二小卿也

案正義云定本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云云此撫本之誤即正義所云俗本者又各本盡然蓋公譌久矣

注并四十九

此撫本之誤九當作六正義可證也嘉靖

本岳本及山井鼎所據皆作

則賜也不過九命

唐石本初刻也

四字後

亦弗故生也

俗注疏本亦作示誤案注云亦不授之田改同此云云正義云解經亦弗故生也作亦明甚

唐石本以下至十行本初刻皆作

天子將出

唐石本初刻出下

案初刻涉下

天子曰辟靡

唐石本靡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或當是雍也

不殀天

唐石本磨

改天二字其初刻不可辨注天子乃曰舉樂以食十行初刻本舉下行一

以字為伯誤甚葬不為兩止唐石本止字磨改注晉侯夢黃熊

人國案此注正義本是熊字釋文本是熊字孔之與陸意趣相

年之釋文正義亦復如此凡所論辨具於本書今詳賈逵左傳

注作熊既是明文王劭亦定為熊字又韋昭所解國語與左傳

不異決當為熊無疑至於爾雅之鼈三足能乃別說他事與此

絕不相關其或因稱入羽淵牽連為一者非也所謂既為神何

妨是獸足以破之矣陸於左氏釋文和合能熊亦非是俗注疏

本此文有改作能者但知有釋文不知有正義而岳本將所附

釋文改云熊音能又注則無門關之征征猶譏也此撫本之誤

音雄更全失陸意一征字是監本誤注使其材執堪地氣也毛居正曰藝作執誤

同也各本不如此各本毛所注質猶平也各本脫廢疾非人不養者唐石本廢作

部有廢字但經典多假借注云廢廢於人事為田九萬億畝唐

蓋本不作廢唐石本未是也禮運廢疾者同為田九萬億畝唐

本初刻億作萬後改同此案正義云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

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此初刻之所以作萬也正義又

是青堅釋卷三十三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